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一

詳校官檢討

臣德生

編修

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李 蔡

膳錄監生

臣王叔愚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一

明 黃訓 編

兵部

職方中之下

劉大夏言行錄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使者家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沮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為建州

寇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
將從公曰朝鮮貢自鴉鵂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
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
抵前屯山海路大徑直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寇數擾雲
中邊師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尚
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效時右侍郎缺中
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公巽詞謝之
然猶迫趣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為福建參政奉勅巡視

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乏于勢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謀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

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
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畿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
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糶雖
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糶買
法有來告糧千百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
弟各爭為市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
既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糶無處
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

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壬戌陞兵部尚書時邊方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於上乃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免上曰永樂頻出塞破敵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於太宗奈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兵甲萬餘俱陷沙漠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遂寢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

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
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於糧運江北衛所
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上
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於軍民弊政悉疏以聞上欲於
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問策公對曰京
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
意未幾一御史陳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
入上可遂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

帖子於宮門誣公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愆不得私役官軍所為耳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利而為也即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

禮監以其言入告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畿甸四五月無雨公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於勢

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奏上孝廟一一准行之公為兵部尚書浮梁戴公為左御史孝廟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

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
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
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
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
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
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
善久之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
如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

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傳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孝宗每召公入內廷奏事公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隱

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疏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事之非者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讞有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公頓首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之大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

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獄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刑部尚書閔珪譴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獨對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徃徃屈意從之閔珪所

為無足異者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事恐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已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漆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令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弘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

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博此之謂歟弘治甲子北邊總兵員缺有李某者求媚近戚以情干於上欲傳奉得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失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執

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上一日奉
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啟視之乃硃書某人姓
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既命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
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
以請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
日公獨對上乃曰何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
不用卿所舉之人也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
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貴

近左右元勲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玉帶蟒衣元寶之賜迴出諸大臣之上賜誥有廊廟英資湖湘間氣之褒乙丑五月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公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於今上將及禍太監竈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者昌言云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

潘尚書蕃毛總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
錦衣衛宮校逮公千戶羅某至廉知公貧雖以酒器為
贖彼堅却不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同繫者教公行賂
為求生計公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
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於朝堂屠左都
瀟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比
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犯叛律充軍十月遣
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出獄為喜買驢雇車挾二僮以

行故人贈送謝絕不受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
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進果食亦有焚香默禱曰願公
生還者已巳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為墓作終焉計人問
公何不挈親子以侍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得
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也庚午
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寘鐫叛亂肆赦天下公得釋歸
八月瑾誅復公原官致仕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
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

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焉是固先民之遺軌也

覆陳邊務事

劉大夏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金洪題臣節該奉勅延綏寧夏地方西北重鎮近來北人不時犯邊屢勅巡撫等官整理邊備未審有無停當今以爾巡按一方特命就彼閱實爾須查照兵部題准事例躬親遍歷將官軍馬匹器械墩臺等項務

要逐一點檢及大小將官賢否從公訪察具奏以憑處
治欽此欽遵臣猥以凡庸誤蒙任使捧命奔趨無遠弗
屆隨處巡察於事粗知除將兵部題准事例另行造冊
具奏參究外然千慮之中僅而一得忘其愚陋謬謂可
行謹條為十二事瀆冒尊嚴倘蒙采納俯賜施行區區
芹曝之誠豈勝忻幸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奏奉聖旨
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查得奏內謹
存積省轉輸二事呈堂移咨戶部徑自覆奏外看得巡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按陝西監察御史金洪所奏後開十事俱係邊方要務
本官親歷其地奉勅閱實聞見必真擬合逐一對款議
擬伏乞聖明裁處緣係風憲官員奏陳邊務及奉欽依
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七年正月初
七日本部尚書劉 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准議
計開

一嚴燒荒以安邊臣聞敵之入套必視芻牧前年因被
人馬數多踐踏鮮生去冬以此俱各過河去訖每年

霜降例該榆林寧夏二鎮官軍分出燒荒訪得俱各
虛應故事十分燒不及一止是捕生打草而還以致
芻草茂盛得以久住為患邊方貽聖明西顧之憂今
幸套內無寇臣愚合無行令二鎮各差勤能官三十
員各帶人馬二百餘名委副總兵等官分管各齎五
十日糧徑至河邊分與地方埋立椿木各將一半架
梁一半點火燒至邊牆務要盡絕并差官把守入口
盤檢牲口草束完日撫鎮等官各帶領軍馬查驗以

十分為率三分未燒及查出捕生打草者即係守備
不嚴各問罪畢日革去管事差操五分未燒者降一
級止燒四分以下者降二級若查驗官互相扶同河
凍敵復往套俾責有歸則令嚴弊革師不勞而敵自
退矣 前件查得每年秋深草木乾枯之時本部請
勅各鎮守臣并獨守一方内外官員先行差人哨無
敵情然後行令副參等官各照地方出境燒荒已有
常行定例但將官實心奉行者少中間虛應故事誠

如本官所言者欲於燒荒畢日重複出境查驗勢恐難行今詳本官所奏之意則是套內敵情有無可以驗燒荒虛實合無通行各邊今後每年燒荒官軍回日巡撫都御史務要盤檢有無牲口帶來者日後北兵在套或近邊住牧就遣夜不收哨探在何地方離邊遠近查與原報燒過里數若干就將原日領軍出境燒荒將官指實參奏拏問本處查有入敵失事緣由依擬降謫

一修城堡以固邊臣至寧夏中衛查得本年二月十六日被敵傷虜程伏山等三名二十五日虜郭阿榮等三名三月二十日三次烽砲不曾入境二十三日殺虜胡成五等二名四月初九日虜范達兒一名五月十九日搶殺男婦饒通等一十四名口牛馬羊共六十餘頭匹二十二日虜夏細奴等二名今六月十九日又殺虜馮官音保等六名官馬一匹每日辰時掛旗始放人生理中時收入止是三時三時外又節被

撲出搶殺地方實是迫切其乖覺官俱尋別差躲避
止將無用官及總旗等巡山以致節次誤事又自鎮
夷墩至定西墩二十餘里失打邊牆下有白渠一道
今亦湮塞臣事完欲從勝金關往寧夏又據該衛手
本開關外石空寺至棗園堡共一百三十餘里自弘
治十四年至今北人出沒道路不通臣嘗詢問生員
人等皆言山後之敵本無百數成羣使烽砲嚴謹豈
敢時常撲出先年韓玉為參將五年敵不敢至茲巡

山非人法度漸弛故耳及至寧夏又查據慶陽府同知張賢呈稱本鎮北邊鎮遠關內原有黑山營每年按兵三百員名北可以守關南可以為平虜城應援近今一何棄置不守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內被敵燒毀營門去歲平虜城搶殺數多若此營尚守豈敢深入臣愚以為前項渠牆應合挑築烽堠當得謹嚴而此營不可廢棄又從靈州至花馬池近今添設毛卜刺等堡新舊相去不過二三十里若守之以兵委的

聲勢聯絡足為捍禦又至榆林舊安邊營春得本營
東至寧塞營西至定邊南至新安邊營各九十餘里
地勢平坦原無邊牆實為孤懸難守臣愚又以為宜
築牆一道與兩邊舊牆相接其東西二空仍各添築
二堡每堡撥軍五六百名按伏就將牆下地分與屯
種暫免起科以安其心庶幾防守有所憑藉合無將
臣所言再加酌量務要選委賢能謹嚴烽火添築牆
堡戒飭縱弛則廢墜復新而邊方有賴矣 前件除

寧夏地方殺虜人畜緣由已經節行巡按衙門查勘
去後未報及查得近為陳言緊急邊務事該延綏守
臣奏稱本鎮寧夏至定邊營一帶地方衝要行修築
邊牆等因文經題行總制衙門公同守臣勘議具奏
外今本官又奏前因大意在於選用巡山官員修理
各該險阻事在彼處難以遙制合無備行總制尚書
秦紘公同二鎮守臣一併查勘備由具奏

一揀將才以鎮邊臣看得邊境為患自古皆然惟在用

將之得人爾近將吳江充總兵李祥曹雄充副總兵
衛勇充游擊巴琮充參將選用人邊方稱慶將來
必成禦侮之功臣於各邊與各將官相接及詢考事
功畧有所知不敢隱默謹昧死言之先致仕今復視
事參將王戟處死地而得生臨事機而知變軍旅服
謀敵人問姓把總舊安邊營慶陽衛指揮僉事魏鎮
處孤懸之地有禦敵之才敵不能犯人樂於用榆林
管司綏德衛署指揮同知藍海發身行伍熟知險要

驍勇絕倫謀畧足用寧副總兵傅釗初起納粟屢奏
非功遇敵則怯圖利則勇廣武營協守神武左衛指
揮同知張翼處事乖方致人不服本無將領之才大
起貪殘之議守備花馬池參將馬隆讀書尚禮知務
識時但怯懦自其所稟戰陣非其所長當此要衝屢
致悞事榆林游擊將軍姜漢臨事有幹遇事知嚴但
平昔不曾見陣一旦責以難為任非其人恐致壞事
况傅釗馬隆張翼見被參提人數但事情牽連卒難

杜絕即今河凍在邇正係選用之際倘蒙悞聽將王
戟魏鎮藍海漸加進用將姜漢取回腹裏別任將傳
釗馬隆張翼放回原衛聽候另參則與奪得當而邊
務有賴矣 前件看得本官閱視地方開奏各官賢
否應當參酌所言處置但延寧一帶為事將官近該
本部奏稱敵兵過河要人隄備已經奉有欽依姑令
記罪前去領兵隄備候邊事寧日照舊問結去後今
本官又奏前因緣成命已下難便更改除所舉王戟

魏鎮藍海案候聽用外所據開奏馬隆姜漢亦各稱
有將官器度宜當俟其後效傳釗張翼既稱其怯敵
圖利無才貪殘合無行令總制尚書并各該巡撫都
御史再加詢訪的確候各官問結之日另行具奏定
奪

一放土軍以信邊臣在延綏等處據各土軍告稱前蒙
榜招內開有警殺賊無事歸農今通留在官並無營
房住坐節被各官剋剝又無征操虛費倉糧月以幾

萬計且荒蕪田土拋棄妻子不得安生及各軍戶人
又告稱先年應募多被各官圖陞逼迫貪要賞賜不
拘老少盡去投充地土拋荒糧差負累又被囑告各
官日逐勾拏幫貼盤纏多有逃走及縊死者願將原
賞銀兩送還疎放又有告稱原投軍人有死亡有逃
走有冒名有因讐捏報者先年不曾查審今一槩將
無干戶丁勾替無辜各等因臣看得前項軍人非自
外至皆近邊之民今民半為軍而糧差不減又增幫

貼之累軍久拘官而妻子無倚又受剋剝之害失此
不為處置恐軍民俱累矣且失信邊人後有調遣誰
肯樂從臣愚合無將各軍人清查明白造冊在官着
各里老保領盡放歸農冬月拘操訓練支糧有警仍
須奏請勾取不許捏作願留及追取幫貼其死亡者
官為相驗除豁逃走及冒名捏報者着各里老拘各
正身并父兄子弟代當不許將無干人戶擾害則兵
寓於農而公私兩得矣 前件查得先為急募土兵

以禦強寇事招募過延寧二鎮土軍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編成隊伍關與軍器各隨衛所營堡食糧就令原招人員管習武藝情願常操者補作游兵之數其餘分作兩班每年十月起至開年三月止每班備禦三箇月該管官員敢有科擾及擅勾非時公私役使者叅奏究治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續該彼處守臣奏稱各軍情願留操及將沿邊增設衛分就將各軍編發補伍行令勘處間令該

前因緣御史金洪親歷其地據告真情觀其告稱比先招募之濫近日拘留之苦供貼之難甚至願將原賞銀兩送官疎放中間難保其無捏作願留及科擾役使之弊合無將金洪所言備行總制尚書秦紘候邊情寧日選委二司能幹着實官員各赴二鎮將原招軍士逐一清審明白仍查照欽依事理除着實甘心願留補作游兵其餘俱責令里老及該管人員保領照例冬春輪班操備夏秋放免歸農遇有重大

軍情一面行移巡撫巡按會同拘集一面奏聞拘操之日照例支糧中間查有死亡告相明白即與開除願補者聽詭名捏報逃走者就拘原報之人正身及父兄弟頂當仍將審過實數并處置過緣由咨部知會若查有科擾等弊應拏問者拏問應叅奏者指實叅奏

一教騎射以禦邊臣觀敵之所長騎射而已我之所以不能勝之者豈力之不足耶盖有由也臣近於各邊

將各軍官并報出能騎射軍士比較賞罰步下者百中不過一二馬上者全無彼知敵之所長乃我之所短故見之先怯怯則潰無疑矣若操練精熟自揆我之技能足以勝之何懼耶今各鎮軍官知掊剋而已虐使而已及至教場不過下營走隊放砲飲酒虛應故事知訓練之者誰耶臣愚合無兵部定以遠近馳驟之法行令各鎮等官今後務要依法嚴加訓練該操時月本鎮官親詣教場遠處委能騎射官員每日

比較十隊或六七隊量加賞罰周而復始其下營等
故事十日半月一舉至將歇操之時該部仍奏差知
兵郎中等官將各官軍逐一比驗一隊之中以十分
為率能騎射者有六分之上將管隊官量增支俸一
級不能者六分之下量減支俸一級官亦如之如數
內軍士果不堪教退出別選戶丁應當無戶丁者改
與別差明年再驗如前而賞罰之及各撫官亦視官
軍能否具數請命於上則士馬精強而敵聞風知懼

矣 前件看得操練官軍騎射係是將官本等職業
今御史金洪親歷其地比驗軍士如此不知該管將
官所幹何事巡撫都御史因何扶同不言況事在人
行兵難中制合無不必本部立法差官止將金洪所
言通行各邊總兵官今後務要嚴督副叅等官用心
設法教習騎射都御史不時比驗將把總管隊等官
量行賞罰若將官果有中間不肯嚴督操練虛應故
事即便具實奏聞御史按歷去處比驗軍士若果騎

射不熟及詢訪將官止知掎剋私役者指實具奏本部將巡撫總兵一併叅奏取自上裁

一節工役以逸邊臣查得巡撫寧夏今致仕都御史王詢節次題准於寧夏開西首渠靈州開金積渠灌田沮賊其西首渠功費重大年久不成方纔停止金積渠至今陸續挑濬已經三年未曾成功臣親至其地詢問地方人等及查考工程并圖樣原議開長一百三十里計夫七千餘人俱自備飯食但積金山口多

石難於施工本年春間本地夫二千八百餘人挑濬
一月止開二里七分況南首地高於水一丈有餘不
能灌溉直至中間方得水利功又難成訪得先年有
盧千戶者久遠不知其名看得本山腰間水勢高起
一丈建言欲用石匠三千名多取柴醋等物鑿開一
道過水庶與地相等得需水利因是功程浩大不曾
准行本官悞聽傳言不度水勢欲於山口開渠心雖
為民今反累民況當軍旅倥傯之餘修城築堡運木

轉石月無虛日有何豐積衣食能自備施工臣愚合
無將此不急之役暫且停止候年豐事平令有識人
員仍依廬千戶所擬處置施設庶邊人不致重擾矣
前件查得先該寧夏守臣各奏稱勘議過本邊原
有古渠三道東渠中渠見通水利可遏賊路惟山邊
一渠內地方似為敵境欲將舊渠挑成河塹以限北
兵多得地利以資邊儲本部議得工程浩大難便輕
舉仍行各官會同巡按御史再行計議如果決能成

功保無後患候來年和暖之日哨無敵情然後興工
迄今三年之上未據奏報今本官奏稱所開之渠地
高於水不能灌溉山口多石功亦難成所據寧夏久
疲未蘇之人何以堪此合無備行總制尚書秦紘移
文該鎮守臣從長計議如果此渠難於施工徒勞無
益即便停止咨報知會

一用精銳以助邊臣在各邊累見塞外走回人口詢問
詳細皆言被虜男婦多有思歸流淚但管束嚴謹懼

怕者不敢走愚魯者不能走及走而被趕及殺死者亦不知其數幸而至墩下實出於九死一生且又有能取其馬同來者實非精壯乖覺之人有不能至今止量給衣糧送回其家甚至有貧無依倚者不無阻其來歸之心臣愚以為此輩日與敵接膽大氣壯又頗有識始能脫身若收而為兵必精銳士也合無今後有前項走回之人在彼過一年之上者俱令就彼便所收入隊伍槩與糧賞觀其才而進用之則未來

者聞知而動心既來者知感而思報矣 前件查得
各邊遇有塞外走回人口審有的確鄉貫者送發寧
家完聚免其雜差係見行事例今本官奏要將前項
被虜年久走回之人俱令就彼便所收入隊伍槩與
糧賞是亦選用精銳用防邊鄙之意但此輩被虜日
久自意骨枯草野不復與父母妻子面見幸而脫死
生還情難一槩強留合無行移彼處鎮巡官員今後
被獲走回審有鄉貫之人若果精銳情愿在邊殺敵

者量給賞勞與邊軍一體收伍食糧不願者仍照舊例施行

一分地方以理邊臣至寧夏榆林兩邊見伸冤理枉及告贓官污吏者紛然沓至除量情施行外但所轄地廣一年止可一至其餘月日前項軍民不過飲恨吞聲俯首順服而已彼非無官終是日久人情稔熟必須布按二司守巡官時常巡歷禁治緣先年所定地方將巡慶二府二十四州縣并兩邊通屬河西道寧

夏西路至榆林東路該二千餘里中間城堡數多又
有二府州縣事務豈能周悉今關西道止理平鳳二
府十八州縣比之河西道地方不及一半況固原州
至韋州不過二日已是寧夏之境又自韋州至靈州
適當寧夏之中臣愚合無將關西道分管寧夏河西
道止管榆林則地近小而易於巡行仍每年各至四
次及年周查無半年不完事件方許更替庶伸訴有
所而奸頑知警矣 前件看得二司官員巡守必須

地方便利方可責成今關西河西二道既地里遠近懸絕難於遍巡則一方庶務何以督理而貪官污吏安知警懼御史金洪所奏亦為有見合無仍行陝西巡撫都御史再行參酌奏內事理如果前項所定地方均停從宜更改行令二司官員遵守施行

一慰死事以勸邊臣查得榆林柘林等堡被敵射死指揮孟紀千戶劉寵及軍士一十七名該太監苗達題該兵部題將陣亡并殺敵軍人各賞銀二兩將孟紀

應襲男保送前來定奪似此人心知奮後曹雄等畧
獲微功臣親詣孔壩溝今問斬罪都指揮楊琳誤事
之處訪得內有西安衛前所副千戶湯璽強弓善射
矢無虛發敵東衝東卒呼之而射退西衝亦然矢盡
又取人之矢射之斃敵不知其數後賊突入各俯首
受刃彼方慷慨自刎至今遠近為之痛惜恐有不實
審據同隊指揮使尤鉞開呈相同臣又訪得各墩臺
夜不收并瞭高爪空公差人等當直而出必與其家

相向而哭幸而無事則市酒殽焚紙錢而奠之豈其
得已耶中間有被敵搶殺者妻子分散父母無倚彼
皆因公誠為可憫臣愚以為欲致生者之力當施死
者之恩又查得湯璽無子而貧母妻見在賃房住過
今止第襲職合無將本官量給月米養其家屬或贈
與官職以旌其能及今後公差人役有被敵搶殺者
官給銀五兩以安其家其陣亡及被虜殺之人仍依
兵部所定庶死無所憾而生知所奮矣 前件查得

孔壩溝死事官軍近該總制尚書秦紘具奏本部議
擬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朱鼎妙齡武臣許慶湯璽各
贈官二級仍查他子孫照例襲陞其餘陣亡官軍便
着查明來說定奪欽此欽遵通行去後及又查得本
部題准事例及夜不收公差人役被敵殺死者賞銀
五兩埋葬有子孫者陞授一級止有父母者加賞銀
五兩虜去者亦賞銀二兩以恤其家今本官又奏前
因緣各查有前項題行事理難再別議合咨都察院

轉行本官將前項奏行陣亡官軍事情作急勘報及
今後有公差夜不收被敵殺虜者照例具奏施行

一分陪補以恤邊臣看得陝西各衛官軍騎操馬匹隨
補隨倒中間有因公事而騎死者有因私事而騎死
者有急病而不及鑿或鑿不效而死者有知病而不
與鑿者有扣減草料而死者止給樁頭朋合錢外俱
各追陪以致變易田產鬻賣妻子實為苦楚近今寧
夏衛分又不照前例每倒死馬一匹不問緣由止追

肉臟銀一兩五錢官與買補榆林衛則槽下死者追陪公出倒死者不追給與官價買補又多被侵減及捏報又不追椿頭朋合等錢臣愚以為不究倒死之由一槩追陪事有無辜者在一槩官為買補又有幸免者存况肉臟椿頭等銀無處查考非但事體不一抑且法令失平合無行令各鎮今後倒死馬匹務要查驗明白每馬一匹一以十兩為率若是因公走死即令免陪止將皮肉入官若是醫治不痊并不效者

終是水草失時所致連樁頭肉臟等錢陪銀五兩若是私事走死及病而不與醫與扣減草料死者即將月糧扣算不許抑勒戶丁幫貼或樁頭等錢不穀給發亦照數算除其先前倒死未補馬匹亦照今擬查追鎮撫官將追出銀兩徑自差人買補亦不許給與各軍以致侵剋仍令管馬官員用心提調若是倒死數多查究治罪年終將死過馬匹造冊送部備照庶情法兩當而人無怨嗟矣 前件查得官軍騎操馬

匹除追敵燒荒等項公差倒死免追其餘槽下倒死
告相明白官軍朋合出銀馬主出備椿頭官為通融
買補此係奏行事例其朋合之例每年終止令六箇
月按月每月都指揮出銀一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七
分旗軍出銀五分椿頭之例倒死馬主都指揮出銀
三兩指揮出銀二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二兩旗
軍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銀五錢今御史金洪
因見各邊騎操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由

分別免追一節最為有見既查有前例相應通行遵
守合無本部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
行本官各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操馬匹用
心愛惜喂養臙壯以聽調用內有因公追敵等項致
死者免其賠補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即係槽下倒
死之數照例追徵樁頭銀兩貼助朋合銀兩買補其
有為因私事走死及諸般作踐倒死者查勘的實即
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官買馬各邊一體

通行不許偏執致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

題武舉事

劉大夏

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先於弘治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該本部題武舉事例節該欽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三年一次舉行其餘制度有未備的你每再斟酌議處來說欽此欽遵今照正德二年例該武舉開科但各處起送應舉武生到部者尚少及入試未有定期法制俱有未備呈乞議處等因案呈到部切惟文以黼黻太平

武以戡定禍亂文武並用誠治世之良圖保邦之要務也洪惟我朝開設文舉每三年一次大比藩省鄉試在秋八月舉行京都會試在春二月舉行今武舉止行於京師而掄材授官與會試相同却於鄉試之後舉行事不相類況文舉法制行之既久而程式俱備科目得人以資世用武舉法制行之未久規矩未定取士疎畧無補於時合無將武舉入試日期定於文舉會試之年如二月初九日文舉頭場初試十二日再試十五日終場武

舉合當定於當年三月但文舉殿試在於此月誠恐日期相碍合無將武舉初試定於當年四月初九日頭場射步下箭十二日再試射馬上箭十五日答策終場其餘凡命官司試供給揭曉引見謝恩宴賜等事凡法制有未備者俱聽臣等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掌科官掌道官公同會議停當逐一條陳上請定奪頒布為式遵依舉行庶使一代之法制以全而四方之英武倍出隨器任使而真才不可勝用

矣等因正德二年十月初五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劉
等具題本月初七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等會同
府部等衙門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 等議得武
舉之設將以延覽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
跖弛之才其事在所當重者臣等詳著於後蓋古今治
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
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二者式
並用而不可偏廢者也我朝設文舉以求士品式詳明

恩禮優渥誠足以備一代之彛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
閎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
任使自大僚以及庶秩大才足以充大用小才足以充
小用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
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
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祖宗
以此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於武弁
一途謂名武臣者便可為將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

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
又但據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徃徃徇名而不
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畧及
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
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
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
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
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

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辱於假
子凡此數人當時非有識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
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
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乎非在上者搜揚而駕馭之其
錮一生於無用之地者間亦有之此臣等議得武舉之
設將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跡弛之才其事不可以不
重者此也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
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

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
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唐室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
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
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
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
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
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為足徵也臣等
議得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其事不可以

不重者此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

等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身家無碍堪應武舉者或
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各
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
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從巡撫都御史
并巡按御史考試其南北兩京亦令軍衛有司送南北
直隸巡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人材如果謀畧弓馬可
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粹數目請於次年夏四
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

部司屬官分理衆務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
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
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
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再照先年事例在於教場內
試策但地方曠闊渙散雜處耳剽目竊難於闢防今令
文場席舍內試之差撥官軍防守先期請命翰林院官
二員為考官給事中并部屬官四員為同考試官監察
御史二員為監試官臨期陞辭入院試卷皆彌封謄錄

編號上寫馬步中箭若干送入內簾看詳分配等第其
答策有能洞識韜畧謀猷宏遠作論有能精通義理文
法整齊參以弓馬俱優者列為上等策論頗優而弓馬
稍次者列於中等之前弓馬頗優而策論但能粗知兵
法直說事狀文藻不及者列於中等之後其或策論雖
優而弓馬不及或弓馬偏長而策論不通俱非全材黜
之以俟後舉其考試日期若遇風雨恐騎射不便隨時
改移及照禮請考官該用表裏下程入院管待茶飯并

試官簾外執事官應試官生人等飲饌等項合無本部
於缺官柴薪皂隸銀兩支給五百兩順天府領出兩平
買辦供給造冊繳報其紙劄梨板刊字表背人匠行三
法司并順天府關領應用試畢將一應有事於場屋官
員并中式之人照依文舉事例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
論之優者裝潢成帖題曰武舉錄刊錄進呈上塵睿覽
仍出榜於兵部門首張掛臣等次日早引赴御前叩頭
畢預事官俱赴中府用樂筵宴其筵宴亦照文舉廷試

事例預行光祿寺設辦宴名預請欽定并請命內閣重
臣一人主席宴畢該營備鼓樂職方司官二員送武舉
第一人歸第其中式官生陞級加俸作論一道答策一
道馬上中四箭以上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官員於本
職上加署職二級其第一人若係百戶以上官員照例
加陞若係百戶以下合無不為常例授以千戶職銜就
送團營贊畫以示崇異其第二名以下總旗授以試百
戶小旗生員舍人俱授以試所鎮撫軍民人等授以各

衛試知事俱月支米三石作論一道答策二道馬上中
三箭以上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官員於本職上量加
署職一級總旗授以署百戶小旗舍人俱授以冠帶總
旗生員授以各衛試知事軍民人等授以試巡檢俱月
支米二石通送京營總兵官處量用把總等項聽候調
用中間有願回原籍者咨送巡撫官處照依品秩委用
此制一定庶法度昭宣足以備彝憲禮羅崇重足以淑
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應詔而來各售

其術期以効用於世大者建立功名次者攫取榮顯是
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彀中矣陛下屈羣策而用之
何愜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海伸威萬里
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思嘆惜才於異代也
哉其入場闕防條件臨時出給榜文曉諭所有合行則
宜俱各開款於後緣係議處武舉事理未敢擅便正德
三年正月二十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劉 等具題本
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准議行

為北兵入境驚擾人民事

王璦

本月二十日巳時據羽林前衛正千戶苗世英口報蒙委本職見在西山齋堂清水等社掬取水炭本年七月十五日卯時分忽有北兵數十餘騎不知從何關口入境到於宛平縣地方清水社齊家庄等村殺死民人張迪又到塔河村清水等村殺死民人李敬選殺傷男婦六名口擄去男女十數名口牛羊騾馬不知其數人去跟逐瞭見北兵不知騎數在於洪水口地面安營本日

又見北兵二百餘騎從沿河口三岔等村搶去騾馬牛羊不知其數見住地名黃魯安營况係腹裏偏僻地方住居軍民俱係宛平縣當差人數今被驚擾朝不保夕雖有邊口守把官軍寡不敵衆以此稟知等因具報得此臣等料得前項敵情係白羊口同日犯邊北兵今已過五日前敵或已退出况劉暉等領出軍馬出口遙振軍威彼敵聞知畏懼截其歸路不敢深入但恐敵兵衆大宣府官軍盡數發出彼已輕視不懼萬一聞知劉暉

等所發軍馬數不上萬劄營不退復入侵犯逼近京師
若不急早預備不無倉卒失措合無本部差人催促原
差巡捕都指揮袁傑王佐等并順天府委官照依原擬
上緊分投前去各口及前項齋堂等處地方往來巡哨
安撫人民但聞邊情星夜飛報本部一面差人齎文送
與都御史臧鳳督委官員但係北兵道路添軍防守供
給口糧不許失誤伏乞聖明軫念北人勢衆軍情難料
必須有備庶免無患乞召提督團營內外官面諭令其

作急計議挑選精銳有馬官軍作為奇兵每三千名委將官一員管領關給馬匹火器什物各與賞賜整辦軍裝戶部上緊措備本色草料僱喂臆壯馬匹并合用口糧俱預為辦完一遇警報即時出城相機截殺仍多選步軍關領盔甲牌火器并戰車就於教場演習下營預立陣法演習慣熟遇警即發出城各關廂相視便益地勢安營固守一則防護關廂軍民不使擾亂一則將官所領有馬奇兵往來截殺有所歸宿相機行事保無

他虞前項統領奇兵并管安步卒下營官就聽提督團營官計議推舉奏請定奪若見在團營內坐營官不敷計令各營并見在京閒住等項堪以委用官內推用不必拘泥常法本部通行各衙門大小官員除本部已奏行事件外但有禦敵長策本部智慮所不及事宜并知有應用將官俱聽明白直陳所見共濟時艱緣係整飭兵備防禦邊患重事未敢擅便等因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恁所陳各項事宜便行與各該衙門官員著一
一依擬舉行共圖有備無患毋得輕忽悞事

為建言邊情嚴設備以安地方事

王憲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山西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太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譽奏臣伏覩大
明律內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直
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欽此欽遵幸逢
聖明在上仁孝天成敬一日躋天下軍民莫不共仰洪

休謳歌太平之盛也但邊僻相去遼遠其情或有未伸
臣思知害不舉固非人臣謹忠事君之道臣係陝西西
寧衛軍生切見西寧地方原係番夷雜處之地洪惟我
朝太祖汎掃邊塵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
衛所名為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場驛遞漸為備具
於是西番進貢北敵潛踪雖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之
安西海出魚鹽之利山澤滋馬牛之蕃金褐事產絨貨
皆多其城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

方百里土脈肥饒甚堪種牧於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
所以倉場委積茶馬之政興也至正德七年以來有強
敵名喚額布勒阿爾托蘇哈喇茂三種深入侵奪前利
西番每被擄掠臨城往往搶劫軍民不息戰爭以致地
方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為泛常臣在此生長每罹此
患頗知山川險阻地理深淺先年作生員之時曾言於
楊總制郭兵備設立邊牆柰子畧為防備臣切思西寧
地方自洪武開衛所以來原無外寇侵害今被外寇侵

害為因失於不備之初仰惟朝廷身居九重不能細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彼千里况有巡按只是一年本處雖有兵備守備暫來暫去故雖設備未免詢於鄉人而已所以隨備隨廢致使敵人深入臣受一介之職愧無涓埃之補若不悉陳設備之策恐敵人貪婪益甚熟知山川險阻竊窺中土盈虛致使邊疆狼狽唇亡齒寒雖勒兵馬勦殺臨患難以備敵又况西寧正南通四川松潘衛東南通歸德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肅涼

州東北通莊浪寧夏榆林直至山西三關大同宣府為
敵人來往之路於此可以設險固守况敵人詭計百端
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
勞軍馬錢糧難以防敵往往失於不備念臣每慮邊疆
被害存心非止一日惟願皇圖鞏固而軍民息戰爭之
勞也臣離家五年思親年老欲要奏告回家尤恐路途
寫遠經過敵人深為未便進退兩難實不得已臣因山
西三關大同敵人聲息又言於黃巡撫陳廉使陳提學

欲嚴設備緣係邊情重務未敢擅便今臣親奏伏望聖
明遠紹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勅兵部議處
轉行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
民發去充軍會同西番於雙伯羊川等處揀擇地形建
立城衛以禦敵人往來之咽喉而為軍民屯田之良策
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為然也凡寧夏榆
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於敵人出沒往來
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守固使敵人不得竊窺中國之境

於以壯宗社億萬年無窮之業而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為此具本并地理圖親齎謹具奏聞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為採訪邊情急為救濟事該提督軍務尚書王憲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舍餘抽選一千員名作為游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新選屯丁游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冊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

小問刑衙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
定發肅州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聖旨
是准議行欽此又為議處邊備以禦外患以安地方事
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整飭甘肅事務分巡西寧道
副使李淮呈稱自蘭州至甘涼諸處沿邊一帶雖有墩
臺緣坍塌不修或寫遠不守或設立不係緊要或緊要
未曾添設雖間有挑挖壕塹而未必盡挑有築堵賊衝
而未必盡築有斬截岩崖而未必盡斬合無就將附近

該修該添堡寨一併踏勘估計量其多寡設立大小屯堡修復之後各於近堡去處設立小教場一所督令屯丁就彼習射仍於適中去處築打小堡挑挖壕塹置立吊板以便趨避若止有三五騎近堡瞭望的確伏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聖旨是欽此又為修飭邊防以禦外患事該巡按御史方宜題稱蘭壯甘涼一帶倚山為險而牆塹俱有未為欲於沿邊要害去處添築營堡以藏按伏并游擊之兵等因該本部議擬

題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守官詳議參酌時勢着實舉行去後未報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訓導方仕譽奏稱西寧地方西南有李斯牧川西北有雙伯羊川土脈肥饒甚堪耕牧乞要議處轉行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人民有罪發去充軍於雙伯羊川擇地建立衛城以禦北兵及欲行山西三關宣大四川等處一體設險固守一節為照設險禦敵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具奏前項事與往時各官

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採但稱要於雙伯羊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況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有無便已損人別項情弊難遽議擬相應勘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甘肅巡撫都御史會同總鎮等官參以前時各官所議查勘前項地方果係衝要相應建立城堡議處明白具奏定奪若本官別有情弊假以建言為由妄行奏擾亦就徑行查究其有罪人民編發軍伍合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

轉行各該巡按御史查照前例申明舉行及通行各邊
巡撫都御史查議各該邊鎮如有近敵衝要地方應設
城堡控馭者一體查議傳當奏請施行緣係建言邊情
嚴設備以安地方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
擅便嘉靖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
王 等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

上禦敵疏

李賢

近因敵使來貢索要使臣文武大臣進言遣使相答節

奉聖旨今朕嗣承大統拳拳欲富國強兵以報讐雪恥
思與彼絕而卿等乃累言復欲如前遣使與之往來非
朕本心不允所請咨爾大小文武羣臣其共計議長策
果當如何可副朕志明具以聞勿事空言圖保身家而
已臣雖不與共議之列伏讀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
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仰惟皇上之志欲報
讐雪恥諄諄告諭臣下共議長策以副其志而凡食君
之祿者寧不惕然於心乎臣聞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

況列於侍從立於朝廷則其憂之當何如也臣惟今日
禦敵長策惟在痛加懲創一場而已不然終不肯退然
必待其自發而後應之近聞北人其志不小東收女直
等處西收回回部落不但攻圍大同宣府而已又欲大
舉入寇豈可坐待其至不早為取勝之策竊料沙漠不
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
也且敵人為患自古有之其攻城掠野勝之則來敗之
則去亦常事也如周之君臣豈無所用其心哉而備邊

禦敵僅得中策秦漢而下往往無策以禦之臣以愚見
度之北人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
長策無他惟在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
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
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
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北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
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為先驅馬臣謂武剛
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

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
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敵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
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
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
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
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
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

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銃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北人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志何如

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伸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以畏威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信也況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若又不能為國家折衝禦侮塞旗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朝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北人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

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也哉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必然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為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各廠修造此車不為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臣急於獻愚不暇組織成文干冒天威無任悚懼之至景泰二年五月十三日奉聖旨所言皆是護國之心着管軍馬大小文武官員看了采取而行欽此

論散處邊人疏 李賢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羈縻絕域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絕域而羈縻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外人者况奪赤子之食以養外人聖人忍為之哉切見京師蕃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每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瞻京官十七員

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倖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恤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邊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

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
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
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
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
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
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
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夷官臣
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夷官一歲之俸不

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修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夷人來歸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混迹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外域之人其深莫測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

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邊人在邊未
有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
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衷則
來之愈廣一旦邊塵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
之亂可不監哉是故聖人以要荒治之其來也懲而禦
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
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夷官羣聚京
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

久之計乞勅兵部將夷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
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
而又消其未萌之志矣臣才識不遠偶有所見故昧死
以言惟陛下采納則斯民幸甚社稷幸甚

內夏外域之限一 丘濬

臣按唐太宗朝羣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
言欲處之河南充豫之間顏師古欲寘之河北溫彥博
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署為君長與實

靜之議畧同惟魏徵之議援晉朝事為鑒得帝王內脩
外撫之道思患豫防之心彥博謂王者之於萬物天覆
地載靡有所遺是固然矣然殊方異俗必不能相安於
城郭市井之間而所以處之者必有其地是固有以限
之也則夫聖人之處遠人可無內外之限哉太宗從彥
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部曲以為宿衛數年果有
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
及降兵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

魏徵言幾至狼狽之嘆由是以觀為人臣者不可不明
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魏徵
曰晉初羌羯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
為擅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雖然此豈但為唐一時
之鑑哉乃千萬世之永鑑也昔人有言前車覆後車戒
臣嘗讀古詩有云越鳥巢南枝代馬嘶北風蓋人生天
地間雖有賢愚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
况彼遠人稟性絕與常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

情請以東晉事質之北朝之中匈奴為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於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為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遠人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為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

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
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於丘壟禾稻之中
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
來徃徃以降人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部長
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敵
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
敵嚮道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當是時臣親
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

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為晉之事已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為中國禍害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反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

功受封爵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註撥於迤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域之限二

丘濬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

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為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涂月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勢方強氣方壯根本方固

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然則為今之計若何曰譬如畜獸然十虎之間而雜以一狼亦何不可之有且唐之蕃將如執矢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於鐵勒他如史大奈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而驚挺不遷為唐史所稱其尤著勲名者則有如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遠人而不用哉

但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蕃而代漢耳仰惟我朝祖宗
凡歸正而建功者徃徃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於
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
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蕃將為上將之意夫於任用之
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於後而亦俾
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聖子
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一